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



之寤也故以上下為道器

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

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而道
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
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往者
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

器即為道漏於數則道亦
為器顧人所心辨謂何年
宋人好談理而寫簡筆談
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

精研博致不遺餘力此何以
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
多通奇篇奧帙靡弗采
擷少遊明涼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為天都
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
遺經釋史皆辨析之歸於
至當非但小說家合叢殘小

經作為短書資談柄而已然
則子產甚弘者流固所善論
即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
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

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萬曆庚戌三月鄉邪焦竑書



天都載序

君子之為學也以致道而不
致於道立象以盡意致道者
也文滅質博溺心致於道者
也精猶之分知所以取之而已

矣仲履善學道者也獨取百家之書所為倂詭瑰竒者藁而蒼焉以示博豈徒欲眩人以目所不見也與哉凡人之求道也數有二焉不明己心而希博

物則無目者之處寶藏也隨物皆觸隨觸皆傷不存一物而守空知則有目者之居閤室也不致其光不得其用以一彼一此以仲履而衡所以取之其必有

分矣不然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博通神鬼幽秘之事徒棘
吻橋舌而無當于用是亦夷
堅氏之餘閣耳仲履曷取焉
余曩者亦有異書之癖所纂

秘苑考略二編各數十卷頃以
多病閒居叅求大道平生所
嗜一切屏棄冀免如蟲食木
之訶見仲履此書不覺把卷
而歎文字因緣有如此者然余

向之所取特其名字形貌之間
而仲履獨時，取其精意以
與道發視余所得不啻倍
蓰然則仲履希呂氏之懸書
而余甘君苗之熱研夫亦各

有當焉未可互相笑也

江寧友弟顧起元書



仲履之為此書久矣予亦平日好以

刻居余草一序余時方苦病終得
起聊綴數言未敢附名不朽藉以塞
梓者之意而已踰十年為今亦成仲
履再過南都于所載更有增益友
人重授之梓仲履不忍棄余前序復

以卷帙屬為再書余嬾散久厭筆
研既不能小滌舊文之拙墨而腕力

弛憊又不堪位置仲履即有昌歎之
者恐不免為之噴飯滿案也因北
之以識余愧

萬曆庚戌孟春起元真書



天都載小引

余友新安馬仲履資穎絕人潛心大業方髫季
一出而先其曹耦聲名奕々傳都下時隨其尊
公宦邸偕余輩十許人結社謝墩之側頗娛幽
賞社中分席操觚握手道古相得驩甚已而諸
君子踵接取魁元成進士去者六七余愧唯伏
如故尋英杰若仲履亦淹留東南菴蘆中仲履

乃築天都館奮其餘力娑娑二酉漁獵五車上
攷蘭臺石室之緒傍採稗官野史之遺聞及齊
諧博物之記薰涉貝梵仙宗之旨凡可廣見聞
資辯証而弘勸戒者皆以寄其筆墨意興久之
成帙因名天都載余披閱再四不啻開波斯藏
得珍珠船傳之通邑大都留之千秋百世亦執
林中一睇事也仲履精制舉義薰工古文辭詩

歌在開元大曆間書法允稱王趙入室弟子豐
城未剖延津可待意金馬玉堂之署終當以簪
筆策勲勒不朽業而茲集其前茅也知仲履者
不盡於此而此亦可知仲履一班已余讀斯載
而有感焉昔沈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季讀書每誦其言輒覺眉宇間有生色頃接息
謝山唯是借讀書以破窮愁而送日月亦若有

謝山暇錄十餘卷以方仲履所載殆如夜郎王
視漢孰與我大不勝慙縮而仲履課許可行然
余遜仲履且欲焚君苗之研未敢示人也異日
者仲履主盟詞壇以椽筆建旗鼓倘余不佞獲
稍以偏師佐焉或更相得驩甚不第若曩日之
分席操觚握手道古者哉未審仲履肯許我否

秣陵友弟黃應登撰



天都載引言

凡載有二其精者以豁性靈而其粗者以廣聞
見則精粗咸其自取耶仲履問業天都暇則究
及群書搜竒抉秘有所得則筆之久成一集瀚
浩宏博天地之竒觀也古今之異常也人物之
變態也無所不有亦汗牛充棟乎然仲履用
物宏而取精多也其門下士曰吾將殺青以題

國門令海內盡知先生也余輟然曰若以此知亦幾于耳食歟夫爾先生之才之品自有其知者在惡用是為知知也則此窺爾先生之一班耳

社弟曹以植題



天都戴自叙

余生平於物鮮嗜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自對客啣杯外手一編始快餘拙不能事事遂無所事。人恒呼以三事先生。余亦漫應之不自知其迂也。頃讀書天都館先世藏書悉度其中無異務觀書業嘗

自嘆曰昔王修家不滿斗斛而聚書數百
卷余殆類是乎制執暇披閱所藏第慕雅
川之紬竒乏佐公之暗錄是虛徃虛歸徒
以精神敎耳始遇會心處載而識之唯是
闡忠貞昭勸戒資考証三者具矣而異蹟
竒踪九流百技非所習聞者亦附之以廣

聞見所不逮而勸戒之旨居多大都論次
其所覽睹及聳於長老先生言或目擊而
概於衷者非臆說也隨其先後無復篇目
倫次意欲倣景靈隨筆故事一而五之絀
之家塾令兒輩知余嗜好是在庶幾一寓
目爾寧自廁於前賢裨官家言挾藏二面

窺秘六庫揚乾風雅之圃品藻得失之林
者哉即在家塾吾且思衽供白蟬之食已
尔而一二知己梓而傳之母迺悅焉醜之
媼母憐可憎之敦洽乎梓既成以告余非
余意也而叙之者何叙所繇載意也



天都載一卷目錄

周天佐忠節

華岳忠節

胎卵濕化生之異者

論庚申外史雨魚事

浙江鄉試雨變

趙母見菖蒲花併物類相感志有數種

天中記遺趙母菖蒲花事

相有相影嗅氣聽聲手板花桺等法

瞽能認字辨寶玉婦人妍媸

馬墨牛黃蝶粉蜂黃魚墨羊哀狗寶鷄棲鷓鳥鈿

綬

羅狀元父與吳生同年月日

不食子物有得子報

人魚

人化魚

魚化人

魚有聲

一名兩物同

一足三足禽

著青瑣高議名氏

睡蓮夢草夜舒荷望舒草合歡草守宮槐胡椒芙

渠菱芡麩華人柳枯樹復生

辨李德裕冥數論

歲蘭月竹棕櫚筑陽孤竹生異棠莢朱草知旬朔

桐黃楊芑菰芋藕芍藥皆知聞

僧贊寧博洽

石鱉害苗啣題魚飛化石

五湖

武侯所著書

黃石公書

變化論

石蜜數種

辨孫叔敖名

木工削祥

物能食火與鐵石

物食銀

實竹曲竹

李贊黃辨茶

交讓樹

論犀犬

驚蛤起異

物類係氣機相感

祈雨祭風

父子同名

天都載卷之一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嘉靖間御史楊爵以建言逮繫時閩中周天佐在

署間上書論救

世廟怒下詔獄杖六十與

同繫三日竟死獄中後亦以遺詔贈周光祿少卿

其忠節足述而兩朝憲章錄二陵編年史嘉隆間
見紀皆缺不書余故特志之

余觀楊用修餘錄云宋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
抵韓侂胄侂胄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
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
獄中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及宋諸臣奏
議極詳備而岳奏不與用修蓋傷忠貞之湮沒也
余觀一統志池州人物亦不載岳獨何壁古今人

物志畧載岳有文學尚氣節武學生狀元及第感
時事上書忤侂胄杖死獄中

萬物之生不越胎卵濕化四者余觀載藉中有宜卵
而或胎及孕育之異者漫錄于此鱗蟲多卵生而
草木子曰海沙魚胎生禽亦皆卵生而博物志曰
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鶴經曰鶴一千六百年不食
而胎生何燕泉云諸蛇中惟蝮是胎產博物志曰
蚕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生子寤語曰諸魚

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于魚種始
成趙辟公雜說云鰻鱧有雄而無雌以影漫於鱧
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鬚鬣而生故謂之鰻鱧代孕
編曰鱧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海水聚
沫所化採蘭雜志云蚊投水化爲小魚小魚不獨
魚子生也兔望月而孕兩史云兔自有雌雄不專
視月陶隱居又云兔舐雄
孕毫而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
謂之兔燕泉云鷓鴣蒼鴉亦吐生玄覽曰蝦蟇聲

抱鼯鼠飛生續博物志云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

首四足飛而生子卽隨母之後婦人有難產者以

其瓜置胸腹間立効虫異賦云鷺以目而取胎鶴

卽雌

以足而得孕鶴之抱以影夢餘錄又曰鷺相

逐而孕鴟擊目而孕孔雀聞雷而孕函史云烏傳

涎而孕禽經曰鵲以音感而孕

鵲乾鵲也上
下飛鳴則孕白鶴

相眠則孕

雌雄相
視而孕鵠鵠晴交而孕

相視而睛不眩
轉孕而生雌

鶴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
鳴下風則孕

鶴經又曰鶴六十年

藁毛生泥不能污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而
變化論又曰鶴影接而懷卵唐龍江曰鶴履跡而
孕其論鶴者稍異他如鴛鴦交頸野雀傳枝騰蛇
聽交老鴉過氣孔雀接影蝴蝶絡緯蟋蟻皆以鬚
爲鼻交亦在鬚也造化之妙未有二氣不交而生
育者至若龜鱉無雄以與蜂蠱無雌取桑蟲或阜
蛇交子抱而成
凡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鶴
以化又物化之異者乎凡
鳥皆雄求于雌惟雀與鴉鴛鴦則雌求雄也

顧太初曰大智度論諸天地獄皆化生餓鬼胎化
二種生人道畜生四種生蓋卵生人如毗舍佉母
人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濕生人如捨羅
婆利。女頂上生轉輪聖王化生者劫初生時人
皆化生胎生如常人生是也

庚申外史云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天雨魚長尺
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亦災之異者而丘仲深世
史正綱書災異頗詳于是年止書夏五月大都雨

麓而獨遺此何也說者云萬曆丁酉楚府內宮後
有長春寺遶以澄湖湖與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
方丈忽龍起蓮葉隙間是日雨如傾魚皆乘水上
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工部詩曰驟雨落
河魚此誠理所有者但乾坤大矣亦何所不有古
今正史所載天隕魚事亦不少漢書鴻嘉四年隕
魚於信都唐書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隕于鄆
州故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輟耕

錄曰志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述異記曰雍州
雨魚長八尺寸許可槩視爲河魚散落乎

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
避雨悉奔公堂按察令逐之諸生闕然擊以硯磔
按察走匿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劉忠宣大夏曰
非制且雨勢驟必晚霽乃令一武弁立案上傳呼
諸生自度試日可次第者留否聽出諸生如公言
出者雲湧監臨懼以爲虛無人矣雨止請燭者尚

八百人衆皆喜忠宣之處事鎮定敏捷如此是科
得王新建守仁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事載忠宣
年譜

異物類苑云趙隱之母蔣氏于上澗中見菖蒲花大
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戒勿泄享其富貴年九十
四向子孫言之言訖得疾而終出物類相感志又
見小說引物類相感志云南荒生蒂竹長百丈圍
三尺五寸可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云子筍煮而

食之可以已創厲余家有物類相感志不載此二
事古書殘缺可惜也又宋張季明引東坡物類相
感志云人身血氣周身不知幾千息凡人血行而
擁則瘡癩于虛穴處則生核謂之疊瘍疊瘡生也
瘡差核亦消此又是一書

陳晦伯天中記菖蒲類載黃文濟見菖蒲花兆禍梁
太祖后見菖蒲花富貴二事而不載趙隱之母事

豈偶遺之耶

東坡和子由盆中菖蒲忽生九花詩
曰有花今始信菖蒲亦見花不獨

古今稱相術奇中者甚夥至有相影嗅氣聽聲者則
理不可曉竇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
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則貴而壽野語云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
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扇令耿嗅嗅至后
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又取
妃嬪珠冠雜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
已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耿聞聲知其必貴以

女妻之又夏震同周虎彭輅微時耿知其他日皆
爲節度使一日耿謂虎曰吾夜聞軍中金鼓有殺
聲兵將動君三人功名將由此顯矣後果如其言
容齋隨筆曰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
善聽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
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于是
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設聞錄云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瞽聽

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
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聽其馬蹄聲曰有西行
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
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
繼貶崖州斯皆相術中之異者

顧太初曰相術之中又有相手版相花押等法

瞽而聽聲以知吉凶猶有聲可解至北史載盧大翼
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模書而知其字又癸辛雜

志載張五星瞽而慧善辨寶玉能別婦人妍媸則
尤不可曉也

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膽蝶有粉蜂有黃烏賊魚有

墨其墨書紙經年自脫詐僞或以書券也又有羊

哀狗寶

羊哀形如濕芋紙狗寶生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石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

層世亦鮮知者

顧太初曰侯鯖錄載蝶交則粉褪鶯交則黃褪二
者非若馬墨等諸物可用爲藥也又有雞棲不知

何狀又鷓鴣鳥喙中有錦綬吐之長尺餘殺視之無有也

吉安羅文恭公洪先父循與福建莆田吳希由其生同歲月日而吳遲數時後二人同登弘治己未進士官俱止憲副羅以癸巳四月三日卒吳亦以癸巳九月卒但文恭舉進士第一人吳子名紳後爲德興教文恭贈紳詩有嚴君出處類爾翁生死悲驩歲月同之句載集中

支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不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遂蔬食終身又宋吏部尚書曾懋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食子物如雞鴨子鰻子牘子之類公信之旣久不食後娶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王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而果然又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

數千雞雛之聲又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後虎
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後蘇云被攝證武帝進
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可見食
子類較殺生其類多其罪更重耳

酉史云人魚長三尺不可噉引山海經鮫魚爲證余
謂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別是一種非
人魚也觀洽聞記可證記謂東海人魚之大者長
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頭皆爲美麗女子

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
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
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
又徂異記曰查道奉使高麗晚泊望見沙中有一
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微有紅鬢查命水工以
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
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
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類人性

有人化爲魚者史傳所載如徐伯又晉末江州人又獨角三人皆人實化爲魚也又洽聞記曰隆安中丹徒民陳性于江邊作魚簾潮去簾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與語不應中一人就奸之性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簾中水人辱我今當殺之性不敢歸待潮來自逐水而去奸者尋病死

有魚化爲人者搜神記曰孔子厄于陳絃歌于館中

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沒手仆于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羸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

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力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孫子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三峽記曰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堂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

亮問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堂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又駢雅曰橫公夜能化人異魚也述異記曰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卽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煮之卽熟可治邪病博物志曰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魚有聲之異者珠鱉魚如肺

比戶錄云魚之異者則體水之魚名諸鱉是也

有目六足有珠

南越志曰六脚而吐珠

音如豚見則天下夫

旱薄魚狀如鱸一目音如人嘔見則天下水鯢魚

如鮎四足長尾聲如小兒能上樹天旱輒含水止

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吸食之迹異記曰

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

以名焉

一名而兩物同者王元美委宛餘編載之矣然有未

悉者附記于此如歌音曰繞梁樂器與篁侯相似

者曰繞梁楚莊王琴亦曰繞梁珠名莫難見古扇

亦名莫難見鄴中記鷺曰白鳥見陸機詩疏閩蚺亦曰白鳥

見夏小正蟻曰玄駒見夏小正黑鯉亦曰玄駒見古璧名夜

光螢火名夜光見古今注月亦名夜光見淮南子鷺曰玄鳥

烏亦曰玄鳥雞五德田饒言文蟬亦五德陸機言

儉信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見梁簡文豨蒼名豕首

蠶實亦名豕首見丹鉛續錄樹名蒲蘆脣亦名蒲蘆見

正註果羸亦名蒲蘆詩果羸負之注木筆名辛夷芍藥一名

辛夷見山海經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見拾遺總類蟲

名胸音蠹臆音潤卽蚯蚓縣亦名胸臆出漢書矢名忘歸

新序曰楚王載志歸之矢草亦名忘歸陸士衡詩曰酒名屠蘇

廣韻曰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瘧屋亦名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

蘇路險名羊腸水經注各羊腸盤道三十六回水滌迴亦曰羊腸

後漢鄧訓傳所謂腸倉是也而元美又曰鷓名晨風馬亦名晨

風余見駢雅烏亦名晨風余讀本草諸書草木有

一名而兩物同者因并記之知母名兒草薯蕷亦

名兒草芫花亦名兒草半夏名守田童梁亦名守

田禹葭名禹餘糧楮魁亦名禹餘糧紫蔘名牡蒙

王孫亦名牡蒙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踪亦名鬼

督郵石楠名鬼目樗亦名鬼目枸杞名仙人杖厓

蕩山有董竹自死筍亦名仙人杖

顧太初曰酒名屠蘇政以屋得名耳障月錦屠蘇

非是屋也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辨以山海經爲單方然

一足之鳥又有橐蜚焉

山海經曰輸次山有鳧名橐蜚食之不畏雷

跛踵焉有商羊焉又有三足之鳥爲瞿鴛爲酸鷓

蒙泉類博稿曰氣閉而藏橐蜚冬見而夏蛰光生而顯鴟鴞晝盲而夜察

文獻通考於青瑣高議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近見刻

本以爲劉斧諒別有所據耳

草木有生之異者段公路曰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於水面蔓草晝縮入地遇夜則復出酉陽

雜俎曰漢靈帝時南國獻夜舒荷長一丈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捲又曰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捲魏明帝時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爲一莖玄覽曰守宮之槐朝聶胡椒之葉朝展而夕翕芙蓉晝煇菱芡之華夜炕江南之薺夜華江北之薺晝華三輔故事曰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皆生之異也至若漢昭元鳳二年上

林有柳枯僵自起生枝葉晉永嘉六年七月豫章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榮茂咸和六年曲阿有柳倒地六載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有死榆僵地忽因風雨起生興寧二年西昌縣有僵栗樹忽復起生則又爲帝王符瑞非生之異也隋開皇八年夏幽州人家有白楊木懸竈上十餘年忽生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條長二尺京房書曰后妃有專木什反立斷枯復

生是時獨孤后專恣仁壽四年秋河澗柳樹無故枯落旣而華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又皆爲咎徵耳

李德裕冥數論云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余見北夢瑣言德裕鑿新繁縣東湖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

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又賈氏談錄云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朝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丞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帝卽位白自內庭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吳汝

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沒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則再謫之事已先隱于夢見于日者之言矣

歲蘭每歲元日開花月竹每月生筍棕櫚按月抽一片棕每閏月則半片又遁甲載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以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堯時有

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
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蕓蕓觀之以知旬朔
又瑞應圖曰朱草百草之精也日生一葉至十六
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又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
俊又在官則朱草生郊草木亦藉氣之靈若此宋
僧贊寧筍譜載月竹筍其狀輕短叢生人不知食
又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
三黃楊之厄一寸蓋本遁甲耳玄覽曰芘菝之實

也芋之魁也藕之蒂也皆識閏者也黃楊當閏而
倒長一寸芍藥當閏歲而華減艷

贊寧極博洽所著有物異相感志采經籍傳記物類
相感者志之分天地人物四門又撰僧史十卷益
鉉仕江南日常至飛虹橋馬不進寧曰下必有海
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隨毀者乃是空
斲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柳開守揚州後園遇陰
雨則青焰夕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也其說

或牛馬血着土則凝結爲此氣柳根之皆斷斧折
劒乃古戰地李後主貢畫牛一軸畫在欄外夜歸
欄中太宗問贊寧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蛻得
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現沃焦山風燒嵐石落
梅坼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現而夜晦余頃見
俊林機要曰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
如淚者立取和墨日中畫則日見月中畫則夜見
似亦有理附記于此寧後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

王處納推其命孤薄三命俞略六壬遁甲俱無貴
壽處納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毋
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坐過門兩作避于
茅簷甚久浣浴襪籍徘徊方去

年代錄云石季龍時利州綿穀縣山北溪中有石鱉
數千頭登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鱉無頭又湘
潭記曰高郢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鱉在案上視之
乃石也郢異之取千題置箱中禱令石鱉銜之以

卜來事既而石驚舉頭乃是沙州獨鳥賦題出果
然其年首選湘州記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
而理若魚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鬣有尾若刻畫
燒之作魚膏臭因名之余祁邑赤嶺嶺麓有溪昔
有人爲梁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張網山
上其飛不過者皆化爲石遇雨則赤因以名嶺石
驚也而能害苗銜題魚水族而能飛又魚石互化
可異也

五湖之說紛紛不一大抵謂五湖卽太湖者爲是太
湖一名震澤一名苴澤一名具區周禮揚州之域
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亦指吳
又曰吳越戰于五湖史記河渠書于吳則通渠三
江五湖貨殖傳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
叙曰登姑蘇望五湖風俗通曰越絕吳范蠡乘舟
于五湖書謂震澤底定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
澤周禮揚州之藪曰具區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

區郭璞註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是也山海經曰浮玉山北望具區皆指吳太湖言也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十道記曰五湖卽太湖以周回五百里故謂之五湖晉楊泉五湖賦亦指太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魏韋昭史記注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謂

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孫奕示兒編曰謝良齋以侍講當夜直壽皇問五湖何處爲是公奏以漢儒謂五湖太湖別名爲是王濟之鑿謂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五湖之外又有三名曰梅梁湖金鼎湖東臯里湖而吳人總稱惟曰太湖皆指太湖言耳至義興記以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澹湖爲五湖張美和羣書集數以太湖射湖陽湖

洞庭湖

一名青草一名雲夢

丹陽湖宮亭湖

一名彭蠡湖爲五

湖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瀟湖太湖爲五湖

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湖

駟注史記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

者名洞庭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

山下有地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

脉十道記謂太湖下有地道潛通巴陵龍威丈人

之所居也又或稱洞庭而楊用修慎又謂王勃文

襟三江而帶五湖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

二也鄱陽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以上諸說終

覺非是實太湖總名耳又楊用修引張守節史記

正義以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五滯爲

五湖考之史記正義注無此文而一統志又謂魏

章昭以胥湖蠡湖洮湖瀟湖與太湖爲五湖與史

記注相反不知何所據也

余家舊藏有臥龍文集乃諸葛武侯所著其卷尾

七十六篇而由師三表不與焉其首篇論將權而
其間治國待士之理具備亦講戎政者所不可闕
高似孫論八陣有曰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共策
一卷蓋指此

黃石公素書六章世傳晉亂有益發子房塚獲子枕
中余讀之議論皆根極理道非如權謀術數類也
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
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秘經一

卷記一卷張良經一卷

變化論曰驪龍之目見百里織芥龍能變水人能變
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
見雨狗不見雪而埤雅曰犬喜雪記又稱蜀犬吠
雪以蜀中雪少故犬見而吠此又何耶

王元美謂石蜜非蜜也引本草唐書及異物志等書
證之大槩指爲今之冰糖而太平廣記又謂櫻桃
爲石蜜鬼谷子亦謂櫻桃爲崖蜜齊民要術又謂

石蜜爲糖霜廣志又謂蔗汁爲石蜜程大昌演繁
露亦謂蔗汁所凝其狀如冰而名爲石余甚疑之
後讀玉林叢書始知石蜜原有數種張衡七辨云
沙餵石蜜又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一石蜜正
本草所謂崖石間遙蜜又所謂乳餵爲石蜜者也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輪崖蜜十分
甜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桃
石蜜此一石蜜皆指櫻桃耳

王元簡云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不
知其名饒也余見左傳艾獵城沂注孫叔敖也則
敖其名艾獵其字矣使名饒何以左傳不載

顧太初曰東觀餘論載此碑跋漢延熹三年五月
二十八日立固始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
以存其後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

陸延枝說聽載吳有蒯祥者以木工累官至工部左
侍郎食一品祿而王元美異典述載文臣異於有

工部左侍郎蒯義左侍郎蒯綱蔡信郭文英俱以
木工工部左侍郎陸祥以石工並無蒯祥名豈偶
遺之耶

物有食火與鐵者原化記曰獸名禍斗如犬而食火
糞復爲火能毀屋宇南中八郡志曰獬豸如驢狀
如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駢雅曰牛而虎文曰
軫軫大而食鐵曰齧鐵墨客揮犀曰河州有舍名
滑托狀如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
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
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而吞
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銀亦有物食之者易惟效曩在郎署晤楊嶼山云銀
一百五十兩爲白蟻所食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
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羣然矣之越三年出守衢
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
兩亦於庫窖內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

千五百兩此惟效親語人者

顧大初曰銀化爲蟻耳如晉庫中金化爲蝶亦是此類也

凡竹皆中虛而蜀江心繙石上出桃竹可爲杖其竹

獨實如木

廣南邛都縣與越雋俱出

凡竹皆勁直而東方有弓

竹屈曲如藤得水乃倚

李贊皇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觔李却之明年

罷郡求得數角獻之李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以銀合閉之詰且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辨石城建業水亦贊皇事

潯陽記曰黃金山有栴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

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

也

駢雅云交讓楠也

余見雜記載交讓樹出牂牁兩樹相

代而爲盛衰另是一種非栴樹也

蕪山孤竹笋生竹死相代不

朱鬱儀變怪篇曰掘地得犬牝牡各穴而處名曰犀
犬畜之富昌而搜神記曰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得
牝牡犀犬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此又不
知何說也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酒家買一巨鯨懸室中夜半
常作人語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
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太守楊廷
誥楊時入覲以木匣載之行京師諸貴人皆見之

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庖人剖鯨中有鬼
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
皆具戶部遂斷此味二事見王行甫耳談余謂與
隋帝史相之蛤同續酉陽雜俎曰煬帝嗜蛤一夜
見一蛤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一菩薩像後遂
不食蛤夷堅續志曰史丞相夜見盤中一蛤有光
取置几上焚香祝之蛤遂自裂中有二人形眉端
秀體質悉備螺髻環珞足履蓮花與世所事佛像

一般史飾以金玉送入佛寺奉之亦不食蛤此
味絕之可也

顧太初曰唐帝食蛤一蛤擘不開持至御前帝手
開之中乃一觀音大士像與煬帝事類偶忘是何
帝耳

鷄司晨犬司夜皆氣機相感大觀本草云巽爲雞雞
鳴于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石田
雜記曰犬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

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薛文清讀書錄曰
丑時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時雞亦鳴者陰氣動
也禽鳥得氣之先若此

風雨天之行道家兵家祈雨祭風有以符呪者而張
華感應志又曰羣毛止風狐槌息潦取黑犬皮并
白毛鷄左翼剪燒之搗鷄卽風生揚犬卽風止也
三寡婦七孤兒各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寡婦
向地哭卽雨止有大驗

古父子同名者容齋隨筆載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
王元美又載林邑王范揚邁子亦名揚邁陳心叔
名疑又引漢書王侯表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
平侯德長子嗣爵復名德

天都載卷之一終